



罗感恩夫人回忆录(连载二)

■珍妮·曼赫特·罗感恩 著
张艺 译

船夫们想看外国女人

当我们的船只抵达常德时,这三名男士拜访了市长。市长答应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并允许他们在街上售卖书籍且和人们交谈,而我则和那位年长的中国女士还有一名男士外加两名士兵留在河对岸。

士兵是被安置在那儿保护我们的,于是这让众人皆知这儿有个外国女人。罗感恩医生和格默尔先生在第三天的时候进了城,留下我和柏思登还有那位中国女人,外加一个厨师在船上。下午3点左右,我们注意到一大波船只过来了,船夫们走近告诉我们,他们想见我,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外国女人,他们想让我出去。

“出场费”之前是四两银子,但是船夫们后来把价涨到了每人四十两来看外国女人。年长的女士、柏思登先生还有我在船头,我们开始向对岸努力寻求帮助。而最后呐喊声开始了,“出来啊,外国女人,快出来,我们想看看你。”

柏思登先生嘱咐:“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要打开门。”这时一个农村壮汉跳上了船头,船只突然倾斜,随后他们撕扯掉一小部分船篷,这让中国船主抓狂。壮汉用脚踢门边,把木门弄开了,门也弄坏了,破损的门一部分砸坏了我的眼镜,一部分砸到柏思登先生的头上。

我觉得我出去可能会好点,于是我缓慢爬过坏掉的门,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成为众人焦点。我站了起来,这样所有的围观者都能看到我。一个老年妇女说:“她和我们一样是黑头发黑眼睛,也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但是你们有见过这么大的脚吗?”在那时,中国女人的脚都只有3.5英寸大。

我从船舱出来后,围观的人似乎变得安静些,情况也有些好转。几分钟后士兵过了河,带着罗感恩医生和格默尔先生过来了,并尾随了更多的士兵。而围观者在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之后,也被驱走。

第一次为中国病人治病

在回常德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小学堂停下度过了周日,这是我们的领导人格默尔先生邀请的。我们非常高兴呆在一个正规的教学处。我们到来的消息一经传开,学堂里面的人蜂拥而至过来看外国女人,但当听到还有一个外国医生,他们开始叫嚷着要看病。此时此刻,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所存在的偏见与猜忌被打破。

伴随着一声“救命,救命”,轿夫抬进来一个年轻女子,她因为吃饭时狼吞虎咽吞下了一根针。这根针横卡在她的喉咙里,她既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大哭着快要吓死了。医生只带了少量的医疗器械,但庆幸的是还有一把弯型钳。

当她张嘴发声时,罗感恩医生顺势往她嘴里放了一个口塞,我们则拉住她的双手并让她的头保持不动,医生把手指伸进喉咙,碰到针尖并用指尖抵住针头推向另一端,直到另一端能够用钳子够到。当他把针往上拉时,一阵欢呼传遍四周。罗感恩医生立马成了一个英雄,我们也在停留的地方稍稍休息了片刻。

一位老太太找医生、柏思登先生还有我要了三回药,但我们三人并不知道她又跑去对方那儿拿药,而这些药是烈性泻药。礼拜一我们要走时,那位老太太还和我们说我们给了她灵丹妙药,但其实这药已经使她有些虚脱了,本来一片就已经足够。

往后很多年,来小船上找罗感恩医生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说他是好大夫,因为他能从一个女人的喉咙里把针取出来。多年之后,当罗感恩医生回美国谈起此事,人们问他既然这样为什么他没留下那根针,他的回答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丢弃它”,并把针从口袋里拿出来给他们看。

我相信,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挣得第一桶金相比,这根针更让他感到骄傲与自豪。

我们的常德诊所开张了

我们第一次去常德后便返回了宜昌,更加刻苦学习中文,慢慢地我们学会了一些日常用语。6月19日,我们的宝贝女儿出生了,这让我们内心更感快乐和温馨。

长老会让我们至少两年都别考虑开展工作,但是1898年我们接到布朗先生让我们赶往常德的紧急邀请,他的妻子快要分娩了。我们获得了允许,在189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抵达了布朗夫妇在常德的家。

罗感恩医生找到了一个可以租用的旧房子,并立马开始着手修整它,这样在过完2月的中国新年(1899年2月10日)后,我们的诊所就可以开业了。而柏思登先生不久也准备好了用来教学的大房间,并备好了已翻译成中文的教材书籍。

当外国医生要开诊所的消息被传开,我们被建议布置一些警察,要不然人群会破门而入。我们有很多来检查和寻求诊疗的患者,以至于我们都没时间吃饭,但我们却很高兴他们能来。

我们的第一个来访者是一个为下巴处生脓肿的婴儿来寻药的母亲。医生告诉她,需要切开它,不然婴儿可能会死。她亦够勇敢让医生把脓肿切除。在医生完成敷药之前,婴儿就睡着了。第二天肿胀很快消了,而那位母亲永远也不会忘记治好她孩子的这名医生。

罗感恩先生结束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总医院的实习期后,在纽约要读9个月的研究生。在东方,眼睛失明的病例非常普遍,他也曾有所耳闻,因此他特别留意去学习诊治这些病例。老谭是第一个被成功救治的人。在数次清洗眼睛之后,医生告诉他,他可以在角膜上切一个口,这样他的眼睛就能看见了。老谭爽快地答应,于是第一例虹膜切除术在湖南的西部常德施行了。这位老人曾是个失明的乞丐,当恢复视力时,他感到相当自豪。他从一个商贩那儿批发了一些发网,摇着小铃铛进行推销,他昂首挺胸跨步向前,并成为了一个商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欣慰,从此又多了一个经常现身说法传播西医的人。

(未完待续)



罗感恩夫妇在常德的第一个家。